

彰显遗产价值 提升学术影响力

——云冈学发展建设研讨会小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研讨会现场

5月11日，云冈学发展建设研讨会在云冈研究院一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此次会议由云冈研究院主办，云冈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山西省重点实验室、石质文物保护与研究山西省文物局科研基地、云冈学研究联盟承办。

近年来，云冈研究院始终把保护作为首要责任，构建起全链条、科学化保护体系，实现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研究性保护的深度转型。重大保护项目接续落地，先后完成6项重点保护工程，破解多项石窟保护技术难题；监测体系全面升级，建成由190余台监测设

备、500多处传感器组成的全天候安全监测网络，实现洞窟微环境、岩体稳定性等关键指标实时追踪、动态预警；保护技术持续创新，微生物矿化加固、重型工字钢支撑、倒垂射流注浆等前沿技术精准应用，以“最小干预”原则守护石窟本体，让千年造像历经岁月洗礼依旧栩栩如生，筑牢世界文化遗产永续传承的根基。

践行“科技赋能”的时代路径，“云冈数字化模式”领跑全国，集“科学监测、考古研究、高保真复制、数字治理”于一体的数字化保护体系，成为全国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的标杆典范。数字化覆盖率从6年前的30%提升至80%，完成45个主窟、5.9万尊造像高精度数据采集，精度达0.03毫米、分辨率8K，建立总量达2PB的立体数字数据库；建成全国文物领域首个超算中心，为石窟数据存储、运算、分析提供硬核保障；创新破解文物修复难题，运用数字化虚拟拼对技术，完成第20窟石雕残块科学归位；完成第3、12、18窟整窟原大3D打印复制，成功斩获山西省首张文物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让不可移动文物化身“可移动文化名片”，以科技力量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

云冈石窟坚持保护、研究、利用协同发力，推动文化遗产从“藏在深闺”到

“走向大众”、从大同走向世界。文旅业态持续创新，由省艺术基金支持、云冈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联合出品的音乐剧《凝望云冈》重磅上演，以舞台艺术诠释石窟文脉；原创《力士·觉醒》机器人快闪亮相景区，融合AI算法、机器人技术与舞蹈考古，让千年力士石刻破壁出圈；数字展厅、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全方位提升游览体验。今年的“五一”假期，在巴黎惊艳上演的“云冈之光·平城幻夜”大型光雕秀再次亮相大同古城西城墙，45场演出吸引了超过6.7万人次观看。2025年，云冈石窟景区共接待游客528万人次，同比增长18.87%，创历史新高；2026年“五一”假期，接待游客22.57万人次，同比增长2.08%，位列全国历史文化热门景区第8名，世界文化遗产的吸引力、感染力持续增强。

本次研讨会旨在推动云冈学研究高质量发展，搭建跨学科、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系统整合云冈石窟考古研究、文物保护、数字化建设、文旅融合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成果，加快构建云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与阐释，促进石窟寺保护利用与文化遗产创新。

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院长

杭侃，山西大学副校长郝平，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副校长林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李裕群，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张先堂，长安大学教授、长江学者侯妙乐，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山西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吕宏伟，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院长张忠堂，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院长侯慧明，太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院长苏泽龙参加研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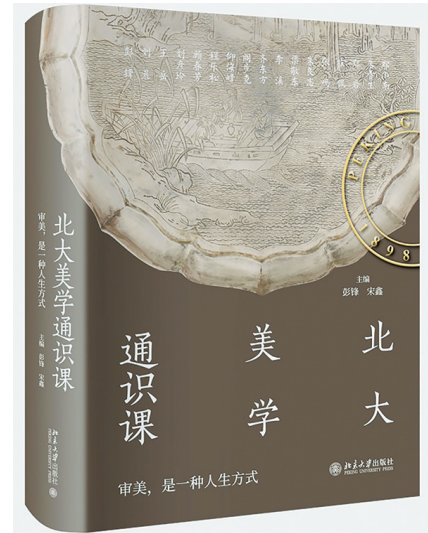
刘建勇在致辞中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推进云冈学建设的重大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他表示，云冈石窟是世界级文化瑰宝、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见证，云冈学的建设发展，既是石窟保护研究的内在延伸，更是传承文脉、促进文明互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希望能以此次研讨会为交流平台，聚焦文物保护、数字化应用、成果转化等关键问题，汇聚智慧，携手与会专家共同推动云冈学高质量发展。

与会专家围绕云冈学学科架构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及资源整合、跨领域学术协同、文物保护及数字化研究、文化价值挖掘与国际传播等关键议题，开展充分研讨，广泛凝聚共识。大家一致

认为，云冈学是立足云冈、辐射石窟寺整体研究、链接丝路文明与民族融合历史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具备极强的学术生命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云冈学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仍需进一步打破研究壁垒、强化跨机构协同攻关，补齐相关联研究短板，同时加快数字化体系与全域数据库建设，拓展研究视野，提升国际合作水平，加速成果普及传播，持续夯实资料整理、核心学术研究与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云冈学的学术影响力与文化传播力。

研讨会上，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中心主任王雁卿就《创新与实践——关于云冈学的建设》进行了专题汇报。

最后，杭侃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本次研讨会凝聚各方智慧，明确发展路径，为云冈学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未来，云冈研究院将以本次会议为新起点，持续依托各科研基地与云冈学研究联盟平台力量，集聚全国优质学术资源，深耕基础研究，强化科技赋能、厚植文化根脉，不断夯实云冈学建设根基、擦亮云冈文化名片，让千年云冈文脉绵延永续，为守护世界文化遗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持续贡献云冈力量。



《北大美学通识课》

审美，从来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云冈石窟——那些在砂岩上静坐千年的佛陀与菩萨，它们并不仅仅是佛教艺术的杰作，更是一种生命态度的凝结。佛像低眉，嘴角微含，仿佛在告诉每一个驻足者：真正的力量，藏于从容之中；真正的智慧，显于静默之间；真正的体验，在于用心去感知它。

这正是《北大美学通识课》所要传达的核心精神。这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书，凝聚了邓小南、朱青生、郑岩、杭侃、张鸣、朱良志、渠敬东、李溪、齐东方、阎步克、仰海峰、程乐松、顾春芳、刘彦玲、王岳、刘晨、彭鋒17位北大名师的智慧讲述。他们来自艺术、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多个学科，在“审美与人生”的课堂上，围绕一个根本性问题展开对话：在快速变迁的时代，我们如何安顿心灵、提升境界？其中，云冈石窟所承载的佛教艺术与像教之美，尤其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映照当代精神文化的古老明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于近日在北京多个现场向读者推介这本书。推介中，杭侃教授着重提出了一个命题：云冈美学是一种感知、感受的能力。这也正恰合本书的主旨：“审美是一种人生方式”。

捧着这本书，让我们走进云冈石窟，去感知、感受云冈美学，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从而获得生命舒展与从容的可能。

走进云冈石窟，我们会看到，这里的每一个景点、每一个洞窟都会迎来如潮的人流，这不仅仅是数百万人次的旅游数字，这是各地游客对云冈美学的追寻，对云冈生活方式的领悟。面对佛像，每一个人都会产生一种敬畏。

站在第20窟大佛前，与大佛击掌，与大佛合影，发个朋友圈，拍个短视频，这不仅仅会获得无数点赞，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方式。这种方式，正日益成为当代人重新安顿自我的重要路径。

这种方式同时也说明，云冈石窟虽然开凿于公元5世纪，距今已逾1500余年，但它所承载的美学精神，从未远去。

第一重启示：静观与时间的和解。云冈石窟的营造，前后跨越近70年，历经多位帝王、无数工匠之手。59000余

去。云冈美学已经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当代价值。

读完《北大美学通识课》一书中杭侃的一篇讲义文章《包容与创新：中国古代佛教艺术欣赏》，我们对云冈美学产生的当代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杭侃结合李泽厚、熊秉明等当代学者对佛教艺术的论述以及戴逵、张僧繇、曹仲达、吴道子、周昉等中国古代大艺术家的创新，说明佛教艺术在中国化进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包容性与创新性。通过欣赏中国古代佛教艺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佛教对中国古代艺术和文化的贡献。

杭侃结合《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解释了“像教”的基本释义，即佛教的图解。从五胡十六国到北魏统一中国北方，佛教最终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思想方案。通过展示云冈石窟中带给人强烈视觉冲击的石刻造像，杭侃指出，云冈石窟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代表中国石窟艺术从“凉州模式”过渡到“平城模式”。在杭侃看来，文化遗产除了历史、艺术和科学三大价值外，很多文化遗产还具有情感价值，这些深入人心、打动人的艺术作品会唤起我们最真挚的情感，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理解和传播。

杭侃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使得多种宗教得以在中国传播，但一种宗教能否在传播地发展，取决于它能否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从四川乐山麻浩崖墓1号墓门楣浮雕、摇钱树上的佛陀形象、咸阳成任墓地出土金铜佛像等历史材料来看，早期佛教艺术的发展也经历过很长一段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借用李泽厚先生“佛陀世容”的概括，杭侃继而从“悲惨世界”“虚幻颂歌”“走向世俗”三个方面阐明佛教艺术的创新性。北魏时期，从云冈到龙门、敦煌的壁画和雕塑，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直接写照，反映出佛陀对世间一切的完全超脱。唐前期，佛像形体从秀骨清像过渡到健康丰满，变得更慈祥和蔼，关怀现世；经变壁画不再描绘现实的世界，而是以皇室宫廷和上层贵族为蓝本的理想画面，奏出了一曲企图引人入胜的“虚幻颂歌”。在晚唐、五代和宋代，佛教造像则进一步“走向世俗”，创造出更为写实、逼真、具体、可亲的佛教艺术作品。

读完这篇文章，一名读者说：面对一尊佛像，我们要用心感受它所传递的宁静、庄严与慈悲——这种感受，本身就是对心灵的一次修复。

而云冈石窟所代表的佛教艺术，在这部《北大美学通识课》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它所提供的当代启示，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

第一重启示：静观与时间的和解。云冈石窟的营造，前后跨越近70年，历经多位帝王、无数工匠之手。59000余



北大名师与读者分享新书《北大美学通识课》。

尊佛像，每一尊都凝聚着创造者对信仰的虔诚、对生命的思索、对永恒的渴望。云冈美学告诉我们：真正的美，需要时间的沉淀；真正的生命，也需要耐心的浇灌。当我们站在石窟中，看光线在佛像的面庞上缓缓移动，那一刻，我们与时间和解了。

第二重启示：庄严与日常的连接。佛教艺术中的“像教之美”，并非高不可攀。云冈的佛陀，既有超越凡俗的庄严，又有随处可见的慈悲。这种既超越又亲切的特质，恰恰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培养的生命状态。云冈美学提示我们：真正的从容，是在日常中保持庄严，在庄严中不失日常。

第三重启示：空寂与丰盈的平衡。走进云冈石窟，巨大的空间“包裹”着你，这种“包裹”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丰盈的静默。云冈美学教会我们，如何在内心留出“空”的位置。只有当内心有了空隙，风才能吹进来，光才能照进来。这种“包裹”中的丰盈，正是游客乐享云冈的法宝。

《北大美学通识课》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并非某一门学科的独白，而是多位名家从不同视角出发的交响。

在“宋代士人对于生活意境的追求”中，我们看见了俗世风雅的可能性——不必避世，不必逃离，在柴米油盐中依然可以活出诗意的质地。美不在远方，而在日常的每一个细节里。

于“马王堆帛画的意义解释与《汉画总录》的编辑”间，我们领悟了生死达观的智慧。那些描绘天上、人间、地下世界的帛画，将死亡转化为一种诗意的过渡，以审美的心态面对有限的生命，获得更大的自由。

文物匠心唤醒沉睡的巧思。那些看似沉默的器物，其实每一件都藏着创造者的心意。当我们用心去看、去听、去触摸，古人的匠心就会穿越时空，与当下的我们对话。

在山水画中，我们寻访心灵的幽径。那些山水不是风景的再现，而是心境的投射。当我们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困乏时，一幅山水画就能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自然的窗。

于风花雪月里，我们照见精神的自由。古人咏梅、赏雪、听风、望月，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拘束中寻求超越。

从“金银器物”中，我们读懂文明的交融。丝绸之路上的金银器，闪烁着不同文化相遇时迸发的光芒。真正的美，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在开放与交流中生长出来的。

观“冠冕为荣”与“幅巾为雅”，我们照见自我意识的觉醒。古人衣冠，不只是遮体御寒，更是身份的宣告、态度的表达。当我们思考当代人的自我认同时，古人的智慧依然具有启发性。

听“德奥艺术音乐”，我们安顿躁动的心灵。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莫扎特到马勒——那些严谨而又充满激情的音符，为我们的内心建立起秩序与和谐。

人敦煌莫高窟，我们静观千年时光的积淀。敦煌与云冈遥相呼应，共同诉说着佛教艺术东传的壮阔历程。它们告诉我们：个体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当我们与伟大的传统相连时，我们就获得了穿越时间的维度。

2024年，17位北大名家汇聚于“审美与人生”博雅美学系列讲座的课堂上，他们的讲述凝聚了深厚的学养与人生的智慧。2026年，这些讲述集结于《北大美学通识课》一书，又如一缕清风，让我们纷杂的世界中，重新照见优雅、通透的自己。

“审美是一种人生方式。”当我们以审美的态度面对世界时，世界也会以美的面貌回应我们。让我们从这一刻开始——在一尊佛像的静默里，在一幅山水画的辽阔里，在一件器物的匠人间，在一段音乐的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与安宁。

封闭82天“数字档案”将扩容至87%

云冈石窟展开38至45窟数字化采集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为持续深化文物数字化保护工程，不断完善石窟全域数字档案，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景区按照年度文物保护工作计划，于5月11日至7月31日对第38窟至45窟开展高精度数字化采集作业，项目完工后云冈石窟整体数字化完成率预计达到87%。

此次实施封闭采集的38窟至45窟，地处云冈石窟西部区域，是北魏晚期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云冈晚期洞窟开凿于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年间，以中小型窟龕为主，造像一改早中期雄浑大气风格，形成独具特色的“秀骨清像”艺术风貌。其中，39窟为珍贵塔庙窟，内部五层阁楼式中心塔柱，是

研究北魏木结构佛塔的重要实物遗存；38窟、40窟形制规整，集中展现北魏晚期汉化佛教造像特征，历史与艺术价值极高。

施工期间，洞窟全程封闭管理，本次工作整合多项前沿技术，实现文物信息的全方位捕捉。专业技术人员分批次开展精细化现场测绘作业。在39窟、40窟内，工作人员同步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全方位捕捉石窟造像细节。本次采集工作采用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影测量与三维高光谱扫描相结合的技术路线，不仅能够精准获取洞窟几何形态及纹理信息，生成高精度三维模型，还可以分析颜料成分，识别岩体病害等潜在隐患，为后续色彩还原、病害治理、文物修复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遇见云冈》

“石壁之花”映照文明印记

本报记者 赵小霞



云冈石窟第7窟平基藻井(局部图)

在五月的武周山南麓，《遇见云冈》摄制组的镜头把视线从枝头移向石壁，发现了另一种更持久的“花期”——那些刻在北魏砂岩上的莲花与忍冬。

在云冈第9、10窟，忍冬纹以波状藤蔓为骨架，翻涌出连绵的S形曲线，枝叶间穿插着奇禽瑞兽与伎乐天。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中心主任王雁卿在多年的研究中认为，这种纹饰源自地中海的莨苕纹，随佛教东传进入平城，在北魏工匠的凿刀下完成了一次“中国化”转身：从立体厚重的希腊浮雕，变为轻盈流动的中式线描。它既是装饰，也是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视觉丝路。

而在第7窟平基藻井上，8朵宝装莲花以中心对称的方式铺开。依据员小中等人的分类研究，这种布局暗合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使莲花从宗教象征升华为一种几何秩序的载体。

然而，这些“石壁之花”并未只留在山上。

大同市博物馆出土的司马金龙墓，让我们看到了它们在地下世界的延续。那具石棺床的边饰，正是典型的缠枝四叶忍冬纹，波状藤蔓间雕有十三组伎乐天，有的击鼓，有的吹箫，足下或头顶伴以中国式虎、狮、龙、人面鸟等奇禽瑞兽；同出的石柱础上，

础面饰以双层莲花纹，腹部为高浮雕蟠龙。

这意味着，莲花与忍冬不仅装点着佛陀的洞窟，也进入了北魏上层社会的葬具与礼仪器物。王公贵族生前在石窟里礼拜，死后也要带着这套纹饰入葬，折射出北魏“纹以载道、器以藏礼”的社会观念——石窟里的“天官”，被他们搬进了自己的棺槨与厅堂。

从地中海的莨苕到平城的忍冬，从印度莲花到土室栴，再走进王公贵胄的棺槨屏座，透过纹饰的传播之路，正是北魏王朝海纳百川的文化影响力的最佳注脚。正如梁思成先生当年考察云冈时所感叹的：细微之处，最见功力。

石壁上的“花”不会随风摇曳，却比任何自然之花更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来到云冈，让我们看看那些刻在石头上的“花”——那里，封存着一个民族开放包容、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关注大同日报融媒视频号 查看更多精彩视频